



皇上,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

因为一部电视剧,乾隆、“夏雨荷”和济南大明湖有了不解之缘。

【钩沉】

□耿全

与夏雨荷无缘 乾隆皇帝为什么



乾隆皇帝的原配妻子富察氏。

“皇上,您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?”

“姑娘,我真不认识你啊!”

“夏雨荷”是谁不必说,大多数人都晓得,比济南城的大明湖还出名。这个梗出自琼瑶小说《还珠格格》,讲的是乾隆爷出巡济南,在大明湖畔雨荷厅躲雨时邂逅济南小妮儿夏雨荷。平日里,围着风流天子转的那都是娘娘之类的大家闺秀,忽见到婉约风的小家碧玉,自然把持不住,就跟苍蝇见到大肥肉一般,把他的誓言和轻狂留在了大明湖畔。十八年后,夏雨荷带着满腹对乾隆爷的爱恨情仇去世,露水姻缘的副产品夏紫薇则去了北京寻亲,就喊出了这么一句话:“皇上,您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?”就是说“缺德鬼哎,你还记得我亲妈吗?”

乾隆皇帝知道吗?他不知道!因为咱乾隆爷是位有情有义的爷们儿,是个痴情种子,这一点俺们济南人可以作保。这又是个什么缘由呢?那就要从乾隆爷来济南说起了。

乾隆十三年(1748)至五十五年(1790)间,乾隆东巡到过山东五次;乾隆十六年(1751)至四十九年(1784),乾隆南巡经过山东六次,那一通折腾可把山东官员、老百姓折腾了个够呛。其间,乾隆皇帝路过济南十次,但奇怪的是乾隆爷只进过济南城一次,其余九次在济南城边打了个晃就走了。过济南城而不入这是为何?这里面也有个典故,讲的却不是乾隆爷花心,而是证明了他的痴情,且听俺这保人徐徐道来。

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三年(1748)东巡,行至济南,入城少不了一番游览。乾隆一行在济南玩得很嗨,三月初四游览了趵突泉,三月初六游览了历下亭,三月初七再一次游览趵突泉。又逛了大明湖,忽想起大内官中还藏

一轴赵孟頫的《鹊华秋色图》,便又跑到鹊华桥上专门站了站,瞧着如画的景儿,乾隆又诗兴大发了,写下了《题鹊华桥三首》。

这是乾隆皇帝第一次邂逅济南城,也是他最后一次进济南城。这,只因为一个女人。

随着乾隆南巡的还有一个人,那就是乾隆皇帝的原配妻子富察氏。据传富察氏姿容窈窕、性格恭俭,平居冠通草绒花,不御珠玉,扔现代来看那就是素颜森女啊。乾隆爷很喜欢这个调调,对他的这位原配妻子“每加敬服,钟爱异常”。谁知,富察氏到了济南之后忽然微感风寒,休息了几日后略有好转。三月初八乾隆一行回銮,三月初九乾隆一行到达德州,弃车登舟,准

备走运河从水路回京。富察氏却病情忽变,当晚亥时病死了在船上,年仅37岁。

乾隆十四年(1749),乾隆皇帝在《鹊华秋色》图上题下了这样一段文字:“嘉话自诮游不孤,归来登舟值变故。是卷废置过年余,岁暮镜古适几暇,胡然入眼纷愁予。两朵天花乃好在,鹊桥似阻银河涂。向来悲喜倏已过,流阴瞥眼诚堪吁。成诗聊当赋独旦,古纸侧理偏宜书,常侍却能讲谱论,久成宝籍藏石渠,虑致鲁鱼难补记,解颐笑谓有是夫,千秋后人执卷以题咏,其谁守禁为汝停吟觚?”悲切之情,溢于言表。孝贤皇后的死,对乾隆的打击很大,甚至影响了乾隆的性格,自此开始了贯穿他一生的祭奠活动

和漫长怀念。

乾隆一生中只有三个重要的女人:生母崇庆皇太后、结发妻孝贤皇后和最小的闺女十公主,因孝贤皇后在济南发病而薨,乾隆爷怕触景生情,所以之后九过济南而不入。有诗为证:“大明湖已是银河,鹊架桥成不再过。付尔东风两行泪,为添北渚几分波。”这是乾隆十六年(1751),乾隆帝南巡途经济南时所作的《过济南杂诗》,他每次途经济南时都不自觉触景生情。

乾隆三十年(1765),乾隆途经济南时作《四依皇祖南巡过济南韵》一诗:“四度济南不入城,恐防一入百悲生。春三月昔分偏剧,十七年过恨未平。”

乾隆四十五年(1780)途经济南城时又作《七依皇祖南巡过济南韵》一诗,诗云:“昔曾一驻济南城,过弗入徒余恨生(戊辰春驻济南,孝贤皇后于此遭疾,遂至不起,因不忍复至其地。后辟途屡经,率皆径过。)”

乾隆四十九年(1784),乾隆皇帝途经济南仍不忍入城,作《八依皇祖南巡过济南韵》诗:“八度经过弗入城,未为禅理契无生。(戊辰春初次东巡,驻跸济南,孝贤皇后于此违疾,遂至不起。嗣后自辛未逮今甲辰,凡八度经过,皆弗入城,合之生本无生之说,尚觉未忘芥蒂耳。)”

乾隆五十五年(1790),乾隆已是一位80岁的老人了,他最后一次经过济南城时,对此痛仍念念不忘,所作《九依皇祖过济南韵》一诗中写道:“即今九过济南城,奎韵十全太熟生。历下逝仙恨岂忘,八旬偕老意难平。(孝贤皇后于济南得病,遂不起,故每及之。)”

各位看官,因触景伤情连济南城都不敢进的乾隆皇帝,会在济南城里寻个“夏雨荷”吗?谁爱信谁信,反正我不信。若说真有“夏雨荷”这个人物,那也指定是在城外趵突泉遇见的吧。



苦咖啡

□隗学芹



大明湖畔·小小说征文
投稿邮箱:lixiauoexie@163.com

“一起喝咖啡吧,我请你。”

刚步行到泉城广场,小艾的手机响了。她看着微信上的留言,愣在那里,不知该如何回复。

“有顾虑?就是喝咖啡聊聊天而已,还请赏光。”箫军的信息一条接一条发来。小艾拿着手机,心里像敲鼓般,有激动,更多的则是惶惑。

“这么多年没见,真想知道你变了没有。晚上在趵突泉旁边的咖啡厅,我等你。”

箫军的留言,让小艾既担忧又好奇。担忧之处在于,箫军已为人夫父,此时与他单独相会难免觉得怪怪的;向往之处则在于,多年不见,她真想看看数年之后的箫军是个什么模样。她犹豫了一阵,好奇心终究还是占了上风。

这一天,小艾过得恍恍惚惚,好不容易等到黄昏,暮色渐渐铺下来。小艾选了一件淡蓝色细花连衣裙,将头发披散开来,用水晶发夹别住一缕,在镜子里照了照,觉得还算得体。

箫军约定的那家咖啡厅离小艾家不远,推门而入,隔着老远便看到有人冲自己挥手,正是箫军。这么多年,除了稍微有点发福,基本没怎么变样。

服务员送来咖啡,是小艾喜欢的拿铁。她惊讶地看向箫军。箫军则笑着解开她心中的疑惑,“奇怪吗?你空间不是写你最喜欢拿铁咖啡吗?”小艾没有想到时至今日箫军仍关注着自己,面颊挂上了一丝霞彩。

“你一点没变,岁月怎么没舍得在你脸上留点痕迹。”

看着箫军温情的目光,小艾羞涩地抿了抿下唇,“老了呀,青春不再了。”

轻柔的音乐,暗淡的光线给人穿越光阴的感觉。小艾仿佛又看到她和箫军少年时的情形。那时,他们既是邻居,又是同学。两个家庭,不但家长之间关系很好,箫军从小到大更是对小艾照顾有加。说是两小无猜一点不过分。那个时候,包括两家家长在内的人,都觉得他俩将来在一起是板上钉钉的事。然而,高考落榜让小艾深受打击,一度觉得和箫军差了一大截,后来,箫军还考了硕士。学位的差异,知识的距离,更让她暗生惭愧之心,觉得自己跟箫军不在一个层次了。强烈的自卑感驱使下,她选择了逃避,将心里的爱意深深地埋藏了起来。两个人的感情就这样无头无尾地结束了。箫军毕业后,自己创办公司,据说干得风生水起。

“小艾,改天能约伯父一块吃个饭吗?我们公司新上一项目,但缺乏资金。伯父掌管市里的财政,能不能让伯父给我特事特办,批一部分项目资金?”

箫军突然而来的话语让深陷在回忆中的小艾愣了一下,继而心尖一沉,垂下头没有言语。

箫军见小艾半晌没有吱声,打着哈哈说:“别多想,我只是随便一问。请你喝咖啡才是主题。”

小艾也希望相信箫军说的是实话,但是在接下来的相处过程中,箫军一直找机会往刚才的话题上绕。“伯父,身体还好吧?”“他平常都喜欢做什么?”“他吸烟吧?我前两天出国,捎回来一条外国名烟,抽空我给他送去。”

在小艾眼里,箫军儒雅的笑容渐渐变了味,透着虚伪和狡猾,深邃的眸子里暗藏着隐晦的光芒,每一次注视都像在觊觎着什么。小艾随即找了个理由,在拒绝了箫军送行的好意之后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晚上九点多的大明湖畔,没有几个行人,冷冷清清,空旷寂寥。荷花在微风吹拂下一起一伏,像在哀叹着什么。

【影像老济南】

晏公台上的师生合影

□撰文/供图 阿雍

今天大明湖东北角的南丰祠,是过去的曾公祠、晏公庙、张公祠合并而成。三者东西排列,分别供奉宋代齐州知州曾巩、水神晏戣子和山东巡抚张曜。晏公庙建在高台之上,在庙毁后,人们习称为晏公台。

这张民国时期的照片就是站在晏公台上拍摄的,像是齐鲁大学师生游览大明湖时拍摄,在穿戴上,有的系领带,有的穿长袍,有的是当时流行的短袖学生装。或坐,或站,或倚,一派儒雅。他们背后那座建筑便是位于济南北水门之上的会波楼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会波楼被毁。今天人们在大明湖见到的会波楼,是1981年复建的,今昔对比,建筑外观还是变化不小。

